

逢周日刊出

密宗傳人傾偈佛



白瑪奧色上師，是佛教密宗紅教傳人，漢名為吳達鎔，百分之百漢人。三十出頭的他擁有二十五座寺廟，同時還有一個幸福的家庭，與妻子育有三歲大的女兒。二〇〇二年，年逾九十的銀行家莊世平與吳達鎔共同創立香港佛教文化產業，如今莊老已逝，吳達鎔繼續留守，將莊老的遺志傳承下去，他說：「一個老人家晚年時將名譽交給我，我不能對不起他。」

本報記者 程度（文） 杜漢生（圖）



吳達鎔認為如今社會人心浮躁，需要正氣文化來平衡，佛教推崇的慈悲與和諧正切合時代需要。

來到佛教文化產業位於銅鑼灣的會館，首先看到的是一扇黃色復古門，門上有九釘，象徵密乘九層次第境地。入門後，一陣清香撲鼻，接着就是各色各樣的佛像，讓記者看得目瞪口呆，這個三千多呎的地方，大大小小佛像就超過百尊，其中不少是吳達鎔親自設計的。天花板並不高，上面布滿了梵文咒語，看似普通的家用木製地板，據說下面也滿布咒文，將整個房間連成一片界場。

腳着紅襪表派別

吳達鎔現身時，身着黃色唐裝，裹紅色修行褲。準備就緒，坐下後，他將兩腿一盤，露出一雙紅色的襪子。很少見男士穿那麼鮮艷的襪子，那襪子一定有特別的意義，果不其然，吳達鎔說，他的襪子大部分都是紅色，代表藏傳佛教中的紅教（寧瑪派），紅教有一千多年歷史，是藏傳佛教最早的教派，信眾以修行為主，不參與政治。

很多人以為佛教中修行者都是出家人，但原來這種想法只對了一半。吳達鎔說，佛教分小乘、大乘顯宗與密宗，顯宗以出家為主，即比丘，其最大標誌就是身披袈裟；而密宗的傳道人則有在家和出家之分，我們所知觀音、文殊和普賢三大菩薩就是在家代表，相較比丘，他們穿着較華麗。

作為佛門中人，生活比較簡單，一開始訪問，吳達鎔便開門見山地對記者說，他的家庭生活沒什麼特別，每天早晨四點半起床，念四個小時經，最長的時候可以達到八小時，工作就在會館，每天晚上都有超度儀式，經常要到凌晨一點多才回家，在會館的時間經常比在家的時間長。而他的太太——密宗稱為「空行母」（註一）亦是如此，同為佛門中人，每日與丈夫一同修行，丈夫去會館上班，她則繼續在家修行，十年如一日。

吳達鎔與這位賢內助由相識到結合，如今已有十六個年頭，他們相識的時候，吳達鎔中五畢業，進入一家百貨公司打工，由於工作出色很快被提升為領班，太太就是他的下屬。吳達鎔說，他們的結合是一種因緣。

少時隨母信基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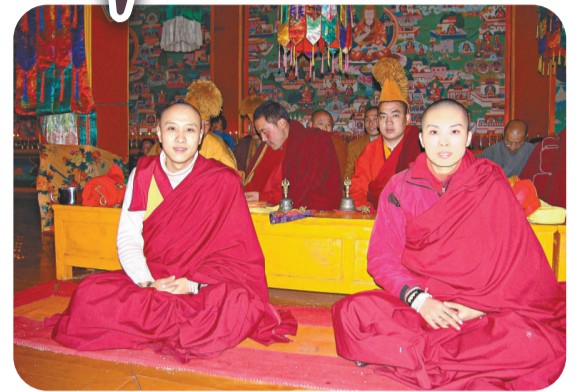
吳達鎔生於福建，八歲隨父母到香港。他談到如何與佛結緣，功勞需歸於他的母親，不過，有意思的是，他的胎教與佛完全無關，因為他的母親那時信奉的是基督教。

吳達鎔的出生地福建泉州有「宗教聖地」之稱，擁有數目可觀的寺觀、教堂，還有數以千計的各種民間信仰宮廟。由於歷史上多種宗教匯聚泉州，並留下大量珍貴的宗教遺跡遺物，泉州獲譽為「世界宗教博物館」。光是宗教從業人員就達二千八百七十一人，信眾更是數十萬計了。吳達鎔的母親就是泉州廣大宗教信眾中的一員。

吳媽媽大學畢業那會兒，基督教盛行，於是她就信奉了耶穌。兒時的吳達鎔是個不折不扣的基督徒，受過洗，每周日隨母親去教堂。他後來受佛教文化感染信奉了佛教。對兒時的他來說，宗教的意義只是代表對母親的孝順，「因孝而順」。同樣也因為孝順，他經常為母親搜羅各種佛教經典，其中包括一盒引導他進入佛門的《大悲咒》磁帶。

大悲咒引入佛門

大悲咒全文以梵語歌頌，對佛教涉獵未深的人聽來，通常感覺昏昏欲睡，完全無法掌握要領。吳母收過這份禮物後，只是禮貌地告訴兒子，她會找時間聽，然後便將磁帶放在一邊。而吳達鎔因為好奇而將磁帶聽了一遍，卻十分有感覺。於是又多聽了幾遍，奇妙的是，雖然他也不大理解其中意思，但聽了五遍之後，居然可以背誦咒文。似乎一股神奇力量的牽引，自己卻無法解釋原因。「從那時開始，我就對佛教有更強烈的興趣，為更深入了解佛教經典，因此去了五台山，拜師求法。」



吳達鎔與妻子空行母在康定南無寺接受密宗金剛受戒和灌頂（受訪者提供）

夫妻同路共修行

吳達鎔自此踏上修行路途，他的太太與他風雨同路。吳太太與吳達鎔背景相似，出身在一個福建佛教家庭，與吳達鎔相識時，她也只是因為家人對佛教有信仰，自己並無太多感覺。由於男友信佛，她也開始加深信奉，跟隨吳達鎔開始了修行的道路，男友去哪裡修行，她便跟到哪裡。二人在二〇〇〇年結婚，那時的吳達鎔得到莊世平支持，正在籌備建立佛教文化產業，當時的他已經算是年輕有為、事業有成的商人，經營過手機、服裝、金融等事業，但為了實現理想，他變賣了幾乎所有的房產、股票、企業，當時所有親朋都反對他，認為這是一條絕路，但太太一直默默支持。

「如果太太不是修行人，那一定會產生家變，但她則始終沒有怨言。」講到這裡，他會心一笑。「我對世間事沒什麼大興趣，她也是，對買衣服什麼的也沒有興趣，我們最大的興趣就是修行和弘法，就好像天生一對。」

現年三十三歲的吳達鎔，除了擔任佛教文化產業的執行主席之外，還擁有青海省海南州、海西州、黃南州等地的二十五座寺廟，那是現任住持格榮活佛供養給他的。吳達鎔透露，當初格榮活佛見他的第二次，就將寺廟供養給他，聽起來挺神奇，但是藏傳佛教一貫以來就有其獨特神秘的傳承方式。而且，吳達鎔先後獲得了四位藏傳佛教紅教法王（註二）直接傳法，並認證他為活佛（註三）。這是巧合，還是機遇，那麼年輕的他為何就獲得了這等殊榮？吳達鎔認為，世界上其實沒有巧合，佛教講究因果輪迴，做善事就會有善報，「我現在擁有的並非因為我此生做了什麼，而是前世的修行和福報。」

不管你是否相信輪迴之說，但因果論激勵了吳達鎔人積德行善，應是事實。正所謂，三世因果說不盡，龍天不虧善心人。



2007年於青海查郎市坐床（受訪者提供）



吳達鎔為信眾加持（受訪者提供）



註釋

註一：在密宗，與活佛和上師共修的女修行人，都稱為空行母或佛母
註二：被認證有傳承的人，可以傳法，部分法王也是活佛
註三：轉世的修行人

修行者可吃「三淨肉」

見到吳達鎔之前，就聽聞他請朋友吃飯，一定是小肥羊。難道他在學濟公「酒肉穿腸過，佛祖心中留」嗎？見記者完全是佛門外漢，吳達鎔幫記者好好惡補了佛教知識：「佛法最初其實並無規定要吃齋，是到了梁武帝時期才有吃齋之說，而佛教密宗中並沒有吃齋的戒律，修行者可以吃『三淨肉』，即肉體已經死去，肉體並非因你而死，以及你沒有見聞到肉體死亡的過程。」

詳談才知道，吳達鎔不僅請朋友吃小肥羊，自己的晚餐也基本上是小肥羊。「我已經是他們家的VIP了，只要打個電話下去，店員就會幫我準備好一鍋羊肉，因為我每次的菜都一樣，完全不用點菜。」

就算小肥羊非常美味，天天吃也會膩，吳達鎔如何忍受？他笑笑回答，他吃羊肉，不是因為好吃而貪吃，而是因為身體需要，就像動物，他沒事不會去殺其他動物。他說，「佛教最基本的就是穩住貪念，而現在人吃東西是因為貪吃，由貪欲生殺念，為了禁止殺念，才吃齋，如何不貪呢？」他自問自答，「如果你天天吃一樣的東西，如何食法？其實是否吃齋只是一種形式，重要的是，是否有一顆慈悲心、菩提心。」

修行重在生活實踐

吳達鎔反對形式上的拜佛，他說，求神拜佛並不能得到什麼東西，什麼事情都是你自己造來的，而釋迦牟尼佛是個老師，佛門子弟拜佛祖就等於拜孔子，他是比我們先知先覺的聖人，他比我們早發現宇宙的祕密，然後再把祕密告訴我們。

他舉例說，「佛講求三種狀態，信、願、行。以你採訪我來說，首先你相信你能做成這個採訪，然後想去做，然後行，即付諸行動。這三種狀態就會由心念變化成行為，從而轉化成物質。只要你不斷去想，就會得到，一切由心所現，這個祕密很早就存在於宇宙之中，佛祖只是一早發現了這個祕密。他是先知，並非創造者。」

他認為，作為修行人來說，佛教的修行是在生活上，而不是理論，所有的理論都是已經成就的人發現的，並不代表是自己創造的。不管生活、讀書還是學佛，能夠落實到自己生活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精髓。

結緣莊老 弘法濟世



佛教文化產業成立的時候，吳達鎔二十八歲，莊世平九十二歲。對於莊老的信任，吳達鎔有的是感激，一直以來他堅持不打着佛教的旗號去獲取利益：「我們是非牟利慈善機構，我隨便打着任何人的旗號都可以去獲取利益，可以有很多錢，但我不能這麼做，莊老一輩子乾乾淨淨，清正廉潔，兩袖清風，我們再困難也不會破壞他的名譽。」

回應時代 匡正人心

一九九八年，吳達鎔在其師父五台山根通法師（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）的引薦下，認識了莊世平。由於吳達鎔與五台山關係密切，香港銀行界人士要去五台山，莊老叫他幫忙聯絡帶領。吳達鎔與莊老常常在家喝茶聊天，兩人無所不談，特別是佛教理論方面。這一老一少都認為，現在社會步伐急促，人心浮躁，人與人的關係越來越緊張，需要一些正氣的文化來平衡人的價值觀，而佛教推崇的慈悲與和諧，最切合這個時代的需要，於是兩人有了共識，建立佛教文化產業。

佛教文化產業除了接受善長小量捐助外，會館的租金和各項活動費用基本由吳達鎔支撐，他把對莊老的感激化為對佛教文化產業的更加投入：「有人利用佛教賺錢，我不可能這麼做。而且平時活動也不能多做，因為要節省開支，力保做精做好，如果我做得不好，那就是對不起他老人家，也會對後面的人有不好的影響。」

佛教文化產業的宗旨是為對佛教文化有興趣的人士或組織創造平台，二〇〇二年至今，該會先後向各地寺廟和法師贈送珍貴佛像佛具，廣結善緣。在吳達鎔的帶領下，還先後訪問了蒙古、斯里蘭卡以及韓國，獲得當地首腦及宗教領袖接見。



吳達鎔一家三口與莊世平（右二）猶如一家人（受訪者提供）

